

以幼儿为圆心，以园家社为半径

□郑国娟

当下，绍兴市双职工家庭数量增多，使得托育服务的需求水涨船高。在这一趋势下，近几年，区内幼儿园相继开设托班。为提升托育质量，推进“园社优共体”建设，园家社协同就成为关键路径。

绍兴市阳明幼教集团自2024年起，便着手建立园家社托育共同体，期望以幼儿园的专业资源、家庭的亲情陪伴与社区的文化熏陶，为幼儿营造一个全方位的成长环境。

园家社托育活动虽然做起来了，但是我们发现，大家对于为什么要开展这个活动、需要做些什么都不是很清楚。

究其原因，主要是活动目标的制定和活动内容的安排上，通常是幼儿园单方面在唱独角戏，鲜少倾听家长与社区的声音；在活动成效的评价上，也多以机械地给满意度问卷打钩而草草收场。

三方虽在物理空间上“同行”，但在精神与行动上未能形成“共育”，长此以往，会减退家庭和社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，更会影响幼儿的成长质量。

幼儿园作为协同主体，往往不自觉地扮演了发号施令的角色，将家长与社区视为单纯的资源库和被动的执行者，忽视了他们作为教育主体的能动性与其独特价值。

同时，活动目标的制定脱离了幼儿真实的生活场域与兴趣点，缺乏对2-3岁幼儿动作、语言、认知、情感社会性等核心发展维度的精准把握。

要打破这一僵局，我们应秉持“以幼儿发展为中心”的理念，对活动进行系统性的重构，从共建活动目标、共育

活动内容、共生活动评价3个维度入手，唤醒共育生态。

在目标共建上，我们要将2-3岁幼儿的发展规律作为锚点，围绕大肌肉与精细动作、语言表达、认知探索、情感社会性4个维度，通过优共体议事会等形式，让园家社三方在对话中达成共识。

以在社区大草坪开展的“亲子乐运动”活动为例，我们结合教师日常观察、记录，发现这个年龄段的幼儿能稳健地向前走，能双脚原地跳或向前跳30-60厘米，部分幼儿可尝试抛接大球。

同时，我们通过家长、社区提供的幼儿成长信息，如照片、成长故事、托育案例等，了解幼儿的个体差异和群体需求。随后，我们将这些信息进行整合，制定具体目标。比如，设置走独木桥、袋鼠跳、抛接球等内容，让幼儿在快乐游戏中提升动作能力。

为了营造安全、温暖的氛围，幼儿园以优共体议事会、家长座谈等方式，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向家长、社区人员讲述注意点，并通过案例分享，让家长知晓如何与孩子在草坪上互动，使园家社在活动中目标一致。

在内容共育上，我们要以幼儿的真实兴趣为支点，将社区的自然场域与家庭的陪伴智慧深度融合，让活动内容从“预设”走向“生成”。

集团四季园区门口有块大草坪，每天家长接孩子后都会习惯性地去玩一会儿，因此被列入园家社托育的场域资源。为了知晓在草坪上适宜开展的亲子运动项目及孩子的兴趣点，幼儿园设计了调查问卷让教师、家长、社区志愿者填写。

通过问卷，我们知晓了幼儿对“儿

童车”“溜溜布”“彩虹伞”等器械感兴趣，日常喜欢在草坪上走走跑跑，看到机器狗时还会学它垫脚走。基于这些已有经验，幼儿园围绕“亲子乐运动”，拟定了“萌娃与机器狗赛跑”“草坪乐溜溜”“彩虹伞下捉迷藏”“小骑士”等活动内容。

为了让幼儿们喜欢玩，并让家长懂得如何陪伴，我们采用家长会、谈话访问等方式向家长征求玩法。家长结合平时的观察，回忆亲子运动的精彩瞬间，从手机里翻出照片和视频进行讲述或推荐。

例如在“草坪乐溜溜”环节，原来的预设是在草坪上投放“溜溜布”，让家长合作将其抬高抖动，幼儿们在下面自由跑跳；但结合家长提供的玩法，我们增加了让幼儿们坐在“溜溜布”上背靠背，在家长合力拉行中前进的“不倒娃”游戏设计。

园家社共同致力于让幼儿的活动内容更丰富更好玩，也让幼儿体会到家长温暖的陪伴。

在评价共生上，我们要打破单一维度的桎梏，将教师、幼儿、家长与社区都纳入评价主体，以幼儿在真实情境中的表现为依据，形成动态、多元的反馈闭环。

教师通过观察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，结合记录的典型行为，如幼儿往倒放的伞里抛球时，有的直接跑到伞前将球“放”到伞中，并不是因为他们“偷懒”或“不守规则”，而是由他们当前阶段的身体发育、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共同决定的——幼儿对抽象规则的理解存在困难，行动笨拙且意图明确。

教师要分析每个幼儿的游戏行为、情感需求和能力发展，并形成动态

观察记录。

尽管幼儿年龄小，但教师也要将其视为评价者，通过简单提问“喜欢哪个游戏”“玩了什么”“和谁一起玩”，引导幼儿以绘画、口述等方式回答。家长则通过活动反馈表共享信息，反馈幼儿在活动中的情感、互动、实践等表现。社区主要结合活动场地的安全性、氛围营造等方面给予评价。最后，幼儿园将这些反馈评价梳理汇总，从动作、语言、认知、情感社会性等维度，分析活动目标达成度，反思活动中的不足之处，共商改进策略。

园家社协同托育，不是一场机械的拼凑，而应是一首由多方共同谱写的交响曲。当家长真正参与到内容的创生中时，幼儿的参与度与愉悦感显著提升；当评价不再是一张冰冷的问卷，而是充满温度的对话与表征时，协同育人的力量便真正被激发。从“同行”到“共育”，我们正在以幼儿为圆心，以园家社为半径，画出一个更加温暖、更加广阔的童年同心圆。

（作者为绍兴市阳明幼教集团总园长）



快乐“滋”生

6月18日，慈溪市育才小学举行水枪大战，邀全体学子共赴清凉之约。一声哨响后，学生整装完毕，晶莹水珠在空中划出弧线，水花四溅，30分钟的欢喜填满夏日午后。学生有的组队进攻，有的侧面偷袭，有的躲在树后当“狙击手”……体育组提前划分各年级活动区域，不同年级学生错峰排队，往届毕业生也加入护航队伍，帮助学弟学妹穿衣服、吹头发。这场水枪大战为大家留下了难忘的成长印记：低段学生学会遵守规则，中段学生懂得协作的意义，高段学生收获同伴情谊。

（本报通讯员 王永生 摄）

指点迷津

心理辅导室不是心病医务室

□湖州市吴兴区城南实验学校 吕玉华

我们学校的心理辅导室与医务室仅相隔两个房间，但情况完全不同。

医务室每天常有学生相伴而来，有的互相搀扶，人来人往。虽然往往只是头晕、感冒、擦伤等小问题，校医也只用个消毒，量个体温，安慰几句，学生就会心满意足地离开。

而心理辅导室冷冷清清，不仅学生来得不多，还都是孤身前来，或愁眉苦脸，或泪眼婆娑，倾诉的时候轻声细语，离开的时候仍心事重重。

作为心理教师的我，看在眼里，忧在心里。

一个人的健康由身心两方面组成，但往往会把心理上的问题藏在深处，学生们来寻求心理教师的帮助，一般不会因为一点小问题，而是问题积压得沉重到不能再承受了。有的学生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却没有想过来找教师咨询，甚至开始出现自我伤害的行为。目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就面临这样的困境。

这让我想起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华佗三兄弟的故事。

华佗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也都精于医术，魏文帝曹丕曾问华佗：“如果要给你家三兄弟分个伯仲，究竟谁的医术最高？”华佗没有自夸，而是谦逊地回答：“我们三个人的研究各有侧重，但论医术的高明程度，大哥最好，二哥次之，我是最差的那一个。”理由是：大哥能通过观察病人的气色提前发现病因，二哥治病于病情发作初起之时，自己治病则是在病人情况最危急的时候，不得不做大手术。

人们能看到华佗复杂的治疗过程，因此认为他的医术高明。但在华佗看来，最高明的医生应该是大哥这样防病于未起之时的医生。

读完这个故事之后，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心理上的问题，就如身体的病痛一样，需要及时得到觉察与呵护。如果等到问题发展到比较严重时再寻求帮助，那么将面临辅导难以短时间见效、治愈的过程会更长的局面。

学校心理辅导室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我想，大多数人会把它看作“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才去的地方”，但这样的认知是不准确的。心理辅导室是全校师生的心灵加油站，谁都可以在这里放心倾诉、纾缓压力、解决困惑。

这里应该是充满阳光、快乐的，给人的感觉是安全的、轻松的，是有人倾听、包容、接纳自己的地方，同时也是能得到心理学方面专业建议和帮助的地方。

师生可以常来走走、坐坐、聊聊，一定能在这里找到爱与温暖。

策论当下

“教考衔接”以考为鉴，而非以考为终

□衢州博文中学 吴财珍

要让教学更对路、效果更扎实，高中语文不能再抱着“围着教材转”的老思路，必须走“教考衔接”这条路。比如现在高考语文作文是分值最大的题型，教师在备课和上课的时候，自然要在作文教学上多花心思，日常的时间和精力就得往这方面倾斜。

借着课堂评价的机会，教师可从学生的课堂表现、作业完成情况里找出自己的教学有没有考点结合不紧密、能力培养不到位的问题，及时调整改进。

不少人一看到“教考衔接”，就下意识地觉得是应试教育那一套，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，其实这两者压根不是一回事。

在应试教育的逻辑里，所有学习都围着“拿高分”转，考试就是教学的“终点站”，别的啥都不管；而“教考衔接”是把考试当“参照物”，顺着考试的思路教语文，考试从来都是检验教学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标。

应试教育只挑考试要考的内容教，那些不考的知识，哪怕对理解学科很重要，也会直接跳过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根本不管教学的完整性；“教考衔接”不会盯着考点讲，而是把跟考点相关的知识串起来，把整个学科内容讲得有条理、成体系。

第二，立足教材，关联考点教学。教材是根本，带着考点眼光挖课文里的衔接点。如讲《乡土中国》时，就结合高考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信息整合题，让学生用思维导图梳理书中“差序格局”“礼治秩序”这些核心概念，熟练信息提炼能力；分析《红楼梦》选段，就对标高考文学类文本的探究题，引导学生从黛玉和宝钗的对话、大观园宴席的情节里琢磨作者想表达的家庭兴衰主题，将教材内容和考点能力产生链接。

第三，优化评价，精准查漏补缺。评价不能走形式，应按照高考的考查方向来设计：课上提问要扣着考点，看学生是不是真的把知识点和考题对应上；课后作业除常规练习外，要加几道仿高考题型的题目，像古诗鉴赏就按高考的“炼字+情感”设问方式出题。

评完后要逐题分析：哪些学生在“病句修改”上老丢分？是不是课堂上讲的修改方法没吃透？“作文立意”偏题的学生，是不是对材料的思辨分析不到位？教师要对着这些问题调整教学，一点点把漏洞补上，让内容更贴合学生需求。

通过教学评价这个抓手，教师可以摸清学生的真实情况，再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，才能帮学生少走弯路。

小小笔记

怎样对借用的教案进行二次创造

□杭州市春蕾中学 张淑旂

我为全校学生开设心理课，如何设计出对学生真正有帮助的心理课，是我教学中的一大难点。

业内并没有明确的课程标准，心理课依旧处于探索阶段。每个学生每月仅有3次接触课程的机会，且每节课面向的学生群体不同，课堂设计必然存在差异。

于是，我对各年级的课程进行了差异化定位：初一重点解决小升初的学习适应问题，增进同学间的了解；初二侧重处理人际关系及亲子冲突；初三则聚焦挫折教育，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压力与挑战。

我上的初一第一堂心理课，最初的设计偏向于讲解“心理课是什么”“心理辅导做什么”，更多的是信息输入，没有能深入到学生真实的生活中去。

课后我及时调整策略，将课程重心转向入学感受、校园熟悉度及学生

间的深度沟通3个方面。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，学生参与度更高，创造力和表达欲被有效激发。

初二学生处于叛逆期，封闭性较强，不愿意更加深入地交流，更多的时候会拒绝参与游戏，或者正话反说。前期的心理课中，我更多地是在维护纪律，没有在课堂中和学生建立连接。

我准备做一次课前调研，定位学生关注的问题，在课堂中适当地自我暴露，引发学生的共情，让他们更多地分享想法和感受。

面向初三的课程开始于一节公开课，也有欠考虑的地方，比如：游戏难度过高，导致学生挑战成功率低；没有让所有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；提问环节和现实生活割裂，活动缺乏沉浸感。

吸取了公开课的教训，我在后续的课堂设计中更加灵活：细化分组，简化游戏（例如仅用几个瓶子在教室地上摆出障碍路线）；优化提问方式，在

单纯询问游戏感受转变为引导学生回忆生活中相似的感受；引导学生回忆过往经历，及时共情学生，带领他们思考如何应对压力。

经过一个学期的钻研和打磨，我慢慢感受到，用心对待学生就会得到更多的收获和回馈。只要能找到学生的兴趣点，就能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课堂。

比如，我了解到学生很喜欢某一款游戏，就将游戏结合挫折教育，在心理课上开展了一场“挫折大冒险”。这取得了很好的课堂效果，原本不爱发言、不爱听讲的男生也全程积极参与。

经过多次调整，我现在能做到：即使发现学生有情绪问题、信念问题，也不会干扰课堂效果。

心理教师不仅要上好心理课，还要完成个体辅导。我第一次和学生个别接触，是作为军训时的副班主任，遇到一个“显眼包”小赵。他总是与周围学生打闹，破坏纪律；安全教育时趴在

桌上睡觉，怎么都叫不醒。

通过对小赵的观察，我发现他的行为背后是对被关注的渴望。他的军姿和每个动作都很标准，于是，我每次都会鼓励他，给他一点点动力。在军训后期，我再也没有看到小赵因为纪律问题被教官责罚。

我和小赵的第二次接触是在心理课上，我在“九宫格”中给他留言：“你很棒，如果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注意力，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！”

小赵收到留言后，下课后跑到讲台边，很开心地和我分享他打篮球投中3分球的事。

看到他纯真的笑容和眼神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德育的力量。

通过对小赵的辅导，我明白了，德育是用心关注学生的需求，用关心和鼓励打动他们的内心，从而引导他们提升自身表现。无论一个学生成绩是好是坏，性格是开朗是内敛，我都会关心和帮助他们，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温暖港湾。